



雲谷卧餘

卷四目錄

舊唐書

容齋論幽風語

奠雁

孝慧鷺

改火

隸書

烏聊山碑

仙家歲月

晉不急君

左傳文累

佛狼機

坎離義相對

狼筋

攢喪

宋代攢官

天語亭

卷四終

雲谷卧餘卷四

古歛張習孔著

舊唐書

舊唐書石晉時劉昫撰五代搶攘文氣卑弱是以
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重修之以歐陽文忠宋景
文領其事當時稱其闕博精奧度越諸子故朝野
尊信迄于後世而昫書遂廢然予考昫守司空當
晉末帝其時國步阡危官守遷易非無事時也未

幾而晉亡昫乃能于數年之間勒成鉅編雖文采少遜于歐宋以視兩公之從容裁鍊成于十七年之久尤爲難事矣由此言之謂昫才實優于歐宋豈爲過歟至于詔令所載一代王章備焉新書盡爲刊削轉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爲美至使朝廷典故藩鎮情形有雜見于詔令者多所遺漏固不若昫書之爲愈也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其亦以詔令之不當省乎五代史昫傳不載修唐書事文徵仲疑其書出于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之故無稱焉予謂不然或者歐陽旣成新史遂不欲舊書之復聞於世故略之未可知也不然傳於昫任唐時固紀其監脩國史矣昫一生事業無大於唐書者何一紀而一略也廿一史旣列齊梁魏周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史事貴備不妨重出沓見也今盍並收舊唐書稱爲廿二史不亦可乎

容齋論幽風語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洪容齋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復不然吾謂文潛之說固悞而容齋乃指爲農夫出入之時則并文理亦不通矣章首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則自六月而下皆承莎雞而言何嘗不道破耶至于上有莎雞下有蟋蟀中間三句乃爲農民則真所謂不道破矣揆之上下文氣豈其然乎

奠雁

白虎通曰贄用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贄不用死故詩云雍雍鳴雁言雁

生而後德具也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旣以士而用大夫公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雁禮耳若謂始親迎遽預料將來如孤雁永不再偶可謂祥乎予謂焦說不預期以不祥善矣其謂婿見婦翁用大夫禮非也昏禮賓見主人亦執雁豈亦用大夫禮乎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纂尤爲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昔謂鶩爲家雁又爲舒雁以理推之是鵝何疑若然則順時南北之說猶爲無當矧不再偶之云哉然則用鶩何取愚意贄用禽鳥而家禽之大者惟鵝用大禽致敬也鶩不食腥羽毛純白或者取其仁與潔歟記此質諸明者

孝慧鶩

予觀寰海記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鶩拖雛成創腸出而死其雛仰天號切啣芻艸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沈氏埋之名孝鶩塚又兩京記載淨影寺僧慧遠養一鵝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唳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若說他事鳴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慧遠卒二事

雖出稗官然鶩性視他禽實馴善則昏禮取此理較爲長

改火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嘗聞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相續火色變青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師曠食飯知爲勞薪且炙酒煮藥石炭木炭及文武火性各不同其明驗矣人知宿水致疾故汲新泉而不知改火

雲谷尺牘
五
特憚煩耳觀宰我之言是春秋尚行之也不知廢
自何時縱民俗不能頓返而尚食天庖當依周制
卽無論順時補燮亦師古之一端也

隸書

古所謂隸書卽今之真書也今所謂隸書則古之
八分書也秦時衡石程書文字日繁不能作篆之
圓體故變古法而成轉折稜角之形然猶存篆體
八分故謂之八分書未幾卽變爲今之真書矣以

其爲官府徒隸之用故曰隸書然獨施於案牘名
法耳至如泰山繹山等碑則仍用篆至漢章帝朝
并許草書行於官府然其名楷曰楷隸真曰真隸
草曰草隸不離徒隸之名亦以明篆文之爲正耳
嘗攷東魏大覺寺碑陰題云銀青光祿大夫臣韓
毅隸書其字正今之真書也故庾肩吾及張懷瓘
六體書論皆以隸爲真書自歐陽集古錄以八分
爲隸世遂舉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而別今書爲

真書此實悞也千文云杜藁鍾隸杜度善草書故
日杜藁鍾指鍾繇今繇書皆真文非八分也此又
可爲隸卽爲真之証

烏聊山碑

烏聊山在吾郡城內一名駐蹕山舊傳明高帝嘗
駐此故云山有廟祀越國汪公華廟正中墜一石
橫濶丈許而高止三尺欵類卧碑刻榜其上云皇
帝聖旨江南等處行中書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
福佑一方載諸祀典本省大軍克復城池神兵助
順累著威靈厥功顯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王
於天興翼祠祀外據祖廟殿庭省令行出榜曉諭
禁約諸色頭目官軍人等毋得於內安歇損壞屋
宇斫伐樹木拴繫馬疋牧養生畜非理作踐以致
褻瀆神明如有似此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痛行
斷罪仍責賠償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四年
七月日寶押碑文皆正楷惟龍鳳四年月日作

篆書而七月之七又作真書按至正乙未韓林兒
建國號宋紀元龍鳳丁酉七月胡太海取徽州改
爲興元府此龍鳳三年也至次年始有是榜郡人
不詳閱年月篆文至今以皇帝爲明大祖卽知者
亦不鮮年月用篆文之故疑是都人借皇帝聖旨
字以隆重廟祀而又嫌龍鳳之非真帝故以篆文
亂之一日偶憇廟中詢之主僧元榜見存取視之
紙色昏澁璽印髣髴莫辨真二百年物也其年號
乃是板印篆文而空其月上一字俾臨時填寫故
作真書而碑刻遂依其制時林兒分兵西略關陝
東下青齊而江南之事則委之明祖故頒給空榜
與諸帥得便宜行事耳林兒草竊一時建國凡十
二年遺制鮮有存者而此碑以神故乃歷代不廢
亦天幸矣

仙家歲月

世傳得仙者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若然縱使

活一萬年僅得七十日耳人亦何樂而求仙哉列
仙傳又謂仙家一日是人世一年以此計之則萬
年者亦當未滿三十歲視顏回猶爲夭促矣况如
鍾離藍呂輩迄今猶未及萬年也

晉不急君

春秋成公九年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謀之日我
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示晉不急君也明年
鄭伯歸按春秋時已有此等計畫漢高本此故歸

太公宋高違此故云二聖

左傳文累

左氏之文每有數言居要辭簡意自足稱佳絕乃
於下復綴以演說轉令人厭如齊侯將納鄭太子
貳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
不可乎辭意已足而下多子不好父一段轉贅秦
用孟明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
不可當也下語俱贅可刪史駢不報賈季曰夫子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下贅介人之寵一段季文子出首僕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自名言下之演說轉繁瑣可厭季孫患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下復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何繁複如是范宣子囚叔向人皆擬樂王鮒能救之叔向日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下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三語何益子產諫范宣子重幣曰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浚浚也辭爽意切下之衍說轉迂泛晏子不受邑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語極透徹何必再贅且夫富一段叔向稱子產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如此而止何等古階號之會祁午請趙
文子戒楚對曰武將以信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穠是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
不爲人下吾未能也下語之繁衍皆贅晏子諷景
公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卽此已足多
贅何爲韓宣子適楚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
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柰何效辟二語
極簡明又贅詩書兩段反似瀆聽子產距韓宣子

請環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下復贅曰大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亦是蛇足齊侯與晏子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絕妙名言刪去爽鳩氏以
下豈不更涵蓄有味他如楚夫人鄧曼對君曰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三句卽上文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三句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已者止也爲文者固妙於能行尤妙於能止

佛狼機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舶二直至廣城懷遠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夷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

衛龜名儂句也

坎離義相對

離卦從來作附麗解看卦義太陋坎離陰陽之正性附麗有何深旨聖人乃爲立一卦乎愚謂麗字當作光燦鮮明之解蓋坎水則陷離火則明此最顯而可據者况象象六爻只有明義絕無附義作附麗者不知何據序卦陷必有所麗謂險陷之極必復爲光明其理甚大作附麗淺矣象傳若曰離

者燦麗之義也燦麗而不本於貞恐爲過明之察
今觀日月必燦麗於天有大德爲之敦也百穀草
木必燦麗乎土有厚德爲之蓄也人之重明燦麗
亦必原於道德之正則文明之化成矣麗乎正而
化成則貞而亨矣何以又曰畜牝牛蓋二以柔德
爲明而出之以中正之道也夫離麗之明疑於英
察乃二以柔爲明且其明也不明以偏私而明乎
中正皆順道也是以畜牝牛吉象辭無論已六爻
黃離以中爲明也具離明不久也離王公者明乎
王公之道也附麗之義從何插入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承欲買
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
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
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
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螭兩頭光帶黃

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
慄動有一女奴臉唇矜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
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
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然中載有南
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書或
成于宋代歟

狼筋類一小絡囊紫黑色甚堅韌形如沙衣虫窠而稍扁曾于後龍街
骨董肆見之亦不識為何物也按本味知此于老儒之說則甚不符也

攢喪

堪輿之書自郭璞葬經外毋慮克棟然皆論葬法

未有言攢厝者今葬事日增而吉地日少不得已
皆權攢以需之不知始自何時嘗考宋史紹興十
二年徽宗梓宮還自金禮官程敦厚上言仍攢官
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
若忘本國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虛名當示大信
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
用明德故事權攢從之于是攢于昭慈皇后攢宮
西北五十步昭慈者哲宗孟后也紹興元年四月

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塋園陵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攢宮攢厝之法蓋盛于此時然檀弓記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後問知其父始得合塋于防則先之殯亦是淺攢其來也久矣

宋代攢宮

宋太宗明德后崩于真宗景德元年三月詳定園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本年九月權攢于沙臺至二年十月十五日帝始詣攢宮發引二十九日塋畢掩皇堂是先攢而後塋矣至南宋高宗攢永思陵孝宗攢永平陵哲宗孟后攢上亭鄉徽宗韋后攢永祐陵高宗吳后攢永思陵孝宗吳后攢永阜陵而史不紀其塋日是皆未塋也光寧理度諸帝有陵名而不言攢塋然則楊璉真伽發諸陵取寶藏豈以在淺土而易爲賊乎

天語亭

雲谷民館
今郡邑廳事前皆有小碑載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覆以亭曰天語亭而不
知其出於蜀王孟昶蓋昶嘗爲誥頒諸邑云朕念
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
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爲爾戒體朕深思宋
太宗摘其中四語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遂爲
今制

雲谷卧餘

卷五目錄

梁元隋煬詩

貨殖傳之誣

口號

遠交近攻

馮煖三窟

孟嘗君

和頭

聽言之難

陶潛種秫

優孟象孫叔敖

北魏耻飲茗

符堅喜佞

李太白三帖

范睢進言之難

蔡澤

張丐說魯

玄宗不知兵

神女賦

蘓秦說齊

王斗

重剛不中

懷春詩疑非二南

雲谷詩集
范史傳酷吏之失

陳軫虵足之言

公孫開說楚

蘇代諫孟嘗入秦

雲谷卧餘卷五

古歛張習孔著

梁元隋煬詩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隋煬帝詩有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王元美稱爲絕唱佳境吾謂梁帝依字尚不妥至於寒鴉千萬點猶近粗氣似不如改作三四點爲有景蓋鴉以點言只可云三四若千萬則一片黑蔽於點字不相

且與下句亦不稱也

貨殖傳之誣

太史公書昔人訾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此固其大端也然猶有誣誕不經者如貨殖傳稱子貢之富乃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夫以孔子大聖其至是邦而聞政自以至德感人豈藉子貢之勢乎甚矣其言之陋也

口號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

遠交近攻

范雎策秦其指在遠交而近攻謂韓魏爲天下之樞故以攻齊爲失計則所攻者當在韓魏矣然而語未終席聞王之欲親魏則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不可則削地而賂之再不可然後舉兵伐之使韓魏可親遂將近交而遠攻乎非也睢所謂事與賂者皆攻也彼蓋知魏之木彊必狃秦而肆其慢故欲先順而後伐之使彼之莫可解耳其所以收魏者豈頃刻忘乎而鮑彪之注訾其矯辭非知睢者矣

馮煖三窟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鑿三窟史記不載此語此太

史公有識也煖之游說梁齊使交聘孟嘗不過蕪代爲甘茂之計固戰國通智也其立廟於薛則前此靖郭君已行之矣此二事何足以弭患乃曰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賴三窟之計乎孟嘗據薛擅強擁衆自同於諸侯閔王之弑孟嘗與焉齊之不廢孟嘗勢不可力不足耳非以其昔嘗致梁聘與有先王之廟也使齊能墮薛殺文而奉先王之廟何害於義而顧忌此歟固知三窟之說妄也

孟嘗君

戰國四公子信陵救亾趙強弱魏春申諫秦以紓國難忘死以出太子此數事義最高雖有他敗行不相掩也平原錄錄無奇然亦未有顯惡所最無行者獨孟嘗君田文而孟嘗之名反藉甚於後世不可解也孟嘗世受國恩乃陰勸穰侯伐齊而許以所得於齊者賄之又下齊相魏卽西會秦趙助燕以覆宗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信陵春申其肯爲此乎至於舍人淫其夫人反以爲人之常情而弗禁大度不應至此其後以薛貳齊卒以不臣而孟嘗之譽無貶則以其養士市恩群口劫衆傳頌後世而莫之省也邪說之害公巧利之賊義莫此爲甚吾故著之以爲世道人心救焉

和頭

字書有厯字注棺頭也胡戈切今俗亦謂棺兩頭木爲和頭適讀戰國策有云王季歷塋於楚山之

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則和頭之名其來久矣

聽言之難

司馬錯說秦惠文伐蜀曰蜀西僻之國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以狼逐羊也取其地得其財天下不以爲暴而又有誅暴禁亂之名秦聽之國益富強蘇子說齊閔伐宋曰臣聞王者必誅暴禁亂今宋王躬天笞地此天下之無道伐之名則義寔則

利王何弗爲齊聽之而致下夫二子之言一也而成敗如此聽言者將何取哉不知言無異而受言之人則異有惠文之恭儉明察故可以闢國而有功若齊閔之昏悖雖得宋祇益其疾耳是以進言者當量其君之所能苟非其人盍亦反其本矣

陶潛種秫

陶淵明傳潛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然歸

去來辭序則云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云仲秋豈種秫時耶若謂豫計來歲當然則妻子之固請亦大早計矣

優孟象孫叔敖

優孟象孫叔敖此必無之事孟與敖非學子也卽抵掌談語習之歲餘不過得其語言態度耳面目聲氣豈可學而得耶敖子窮困負薪旦夕不能待孟乃需之歲餘爲此不可必之事亦迂甚矣孟旣

嘗近王此歲餘豈匿不見耶歲餘之久豈無他道而計必出於此設王見其酷顛付之嬉笑而不命以相孟其謂何楚莊英主也孟之可相與否信之久矣豈以顛敖而命以相耶故曰此必無之事也

北魏耻飲茗

飲食有癖嗜者出於凡人性習之偏如劉邕愛食茄權長孺好食人爪張懷肅好食人精鮮于叔明好食臭蟲之類此特異人恠事千萬中之一耳若

夫羔羊之美全在於皮而北人必去皮而食故韓熙載使北北人問曰南朝何以不食剥皮羊荅曰以南朝出綾錦耳問者大慚此猶曰資其皮以衣耳至於茶之爲物清香美沁所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而王肅在魏逢高祖之意乃謂茗不中與酪作奴浸成風尚遂與南人啜茗者相詬厲朝貴燕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夫不耻其不解茗味乃反以啜者爲耻此比

食棗卽其不羨橄欖者其蠢尤甚也今南茶賀北者歲數十萬石自貴賤無不喜茶其鑒別茶品尤精審塞外極西之人嗜茶尤甚至謂可代藥餌而魏氏入中國百餘年竟不識清芬風味誠異事哉

苻堅喜倭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獻一石於朝李昭德問其何所取對曰以其有赤心昭德叱曰洛水中石豈盡及耶天水姜平子仕於苻堅堅宴群臣

賦詩平子書丁字下直而不屈堅問其故荅曰屈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按篆文丁字原不屈平子蓋偶用古字承堅問遂回衷以進佞耳且平子能盡所書之畫皆不屈耶堅明主也顧惑其飾說之佞又智出昭德下矣

李太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欄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予謂此三帖皆有取於月故其致清虛恍惚如蜃樓幻影略無實境太白人品詩品莫肖於此矣世固不妨有此一種以洒濯塵俗䟽達拘滯若謂人與詩皆當以此爲極恐其禍不減晉世清談也

范睢進言之難

范睢始見秦王情甚切而辭則迂故必三問不荅

以悚王志使之靜聽而徐露其衷言使王初問而
卽對以呂尚文王之說則王以爲迂泛而厭聽矣
此最可想當日事情旣稍進矣乃復引三王五霸
烏獲賁育之死蓋一腔迫切摠以交踈而不敢深
言第以一死字悚王俾知迫切之志其援古引今
非故爲饒舌也蓋畧展其辨博使知非空踈無學
者耳

蔡澤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辨之士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是以
應侯與語不終日而動其聽其才固不可及矣然
其入秦之初不過羈旅之士孰肯爲其宣言以撼
相國卽此便見作用不凡後世子昂搥碎胡琴概
亦近此

張丐說魯

魯助楚伐齊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使魯令中立

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無魯君豈如全衆而伺其後哉楚勝齊其士卒必敝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勝楚其士卒亦敝而君以魯衆合敗楚以併齊則楚之見德甚大矣魯乃退師張子曰丐欲魯伺齊戰後而乘其敝其禍齊更酷矣然則丐第能暫緩魯師以欺齊而徼其賞耳後世庸醫以輕粉治毒者其智固祖此又齊與燕戰秦使趙擊齊齊田嬰使人說趙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君自爲燕束兵爲燕取地也君何不按兵勿出齊事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不勝命懸於趙則是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此亦與張丐說魯同指皆是暴國情而釀遠禍暫居卻敵之功耳有臣如此國安得不危哉然揔是下莊刺虎之說有識共知未爲奇狃

玄宗不知兵

安祿山兵入陝哥舒翰堅壁以老之此萬全至計也時郭子儀李光弼屢破賊於河北賊將在洛者恟懼欲逃楊國忠疑翰圖已說帝趣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今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郭李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而上入國忠言遣中使趣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慟哭進兵遂潰若當時聽翰計持重制勝不數月賊滅矣玄宗不揣敵情輕趣冒進一敗狼狽遂貽累世戰爭之患賊雖亡而藩鎮起訖以亡唐皆此一悞基之也原其始不過由於國忠之患失而其害遂至亡國而不悟豈非萬世之鑒歟

神女賦

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甚得詩人風化

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玉
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婦人願薦枕席王幸之
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
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
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首雖極道
神女之美至其中則言神女欲就而復遠懷潔清
而不可犯于是神女但與懷王交雖見夢於襄而
未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余攷賦序夢神女者

玉也非王也何得爲聚麀之疑哉蓋六臣文選譌
玉爲王而李善注亦云王亦作玉是知其譌而未
及正也若云夢者是王則序中既述所夢之美不
應接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也且體味篇
中語意玉以夢白王王問之而玉對於義乃合曰
白曰對苟移玉作王俱非體式矣至賦之將合而
離欲近而遠正玉自寫夢中景象故言之親切乃
爾蓋夢女者多有如此容齋乃謂發乎情止乎禮

義恐近於痴人前說夢矣

燕秦說齊

燕秦說齊曰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
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踯者臨淄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_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
國已二十一萬矣余謂臨淄固云殷富然計戶發
卒二十一萬而臨淄之民盡矣以富逸之民盡籍
爲兵空國而戰險哉秦之謀國不仁哉秦之度民
也

王斗

王斗見齊宣王以爲斗趨王爲好勢王趨斗爲好
士其自處若甚高然斗旣曳裾王門度非無所求
於王者王旣虛懷承教何爲復盛氣崛強此小人
之騰口說以要君者固戰國儉夫之習氣也所以
來宣王無士之誚固有以窺其微矣後以尺穀爲
喻王舉五人而齊國大治此著書者之諛詞也孟

子璞玉大木之說與斗言無異未聞王有所聽受
豈能於此獨舉五人而大治哉篇首卽稱曰先生
王斗著書者或其弟子也故過稱之乃爾

重剛不中

乾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朱子謂九四非重剛
重字疑衍非也乾卦上下皆剛三四在上下之間
故皆曰重剛若曰陽爻陽位則初九獨非陽爻陽
位乎要知重剛是好字面所謂乾乾也三之能警
惕四之能審慎俱從此來

懷春詩疑非二南

野有死麕三章細玩語氣未見爲貞潔自守也首
章女先懷春以誨誘是吉士非無因而至也未章
語其舒緩而來毋驚犬吠豈拒辭乎此或他國之
詩而誤入於二南也

范史傳酷吏之失

後漢書大姓公孫丹以造宅而令子殺人旣伏法

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叫號強梗如此真不知有三尺矣郡相董宣悉收而殺之當時死丹之力猶能致宣下廷尉其勢可知宣無所懼而讀書自若且獨承其罪而不諉於書佐旣得免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主庇之而與驂乘宣堅候其出當主前叱下格殺之主訴帝怒而碎首不辭及帝諭令謝主亦終不屈且死而甚貧此大賢也其治行豈在劉寵童恢下乎范曄乃傳宣於酷吏是無倫矣大姓殺人其黨弄兵豪奴殺人貴主蔑法此豈可以優柔文教化之耶靖亂萌折強蹙若宣者固有國之寶也此而謂之酷則善治者懼矣

陳軫蛇足之言

畫蛇贅足之喻乃陳軫之說楚將昭陽者其言曰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欲復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勝而不止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

然止攻齊張子曰謬哉陳軫之言乃昭陽亦非貞臣也人臣爲國豈以官無可加而遂輟其事歟戰國人心習於功利故斯言得以中之忠臣誼士聞之未有不斥其奸者也

公孫開說楚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怒將伐齊以沮之齊王有輟志公孫開爲嬰說楚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也王旣利魯宋之小而不惡

齊大何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王勿止王曰善因不沮齊封予初疑戰國之人何以能行其說於敵國及觀張丐魏處之言無非暴國情而釀遠禍敵之利也其言安得不讐哉如公孫開之說楚固已深中事情雖愚人亦知其當也况此時嬰已貳齊意必更有裏言輸楚楚何愛而不聽厥後襄王之世孟嘗寢強中立爲諸侯襄王愬與連和開之言旣已驗矣獨恨開有此識何

不語齊王以爲堅冰之戒顧乃以之利敵戰國人
心險譎如此

蘇代諫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進說曰淄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語子東國桃梗也降水下淄
水至流子而去漂漂者將何如今秦辟如虎口君
入之臣不知所出矣孟嘗乃止夫桃梗土偶之說
徒爲詖諧耳至於入不知出之論豈有諫者千數
而智皆不及此耶孟嘗何以皆弗聽也然則孟嘗
徒好諧詭而事理之是非利害一切懵懵者乎

雲谷卧餘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王莽朱温

韓信不當勅敵

傳賢傳子

封建

古語有所本

李靖

雲谷卧餘

卷六目錄

沽酒

子郊不樂

丁謂拂鬚

唐追尊答繇

朱子釋詩

論文

名利

唐宗受佞

賀知章傳

木蘭

張由古

扇

雲谷卧餘卷六

古歛張習孔著

王莽朱温

王莽朱温世所謂惡人也乃莽有賢子女温有賢父兄其性特殊當莽隔邠衛氏莽子宇欲諫知不聽以莽信鬼神乃使人夜持血灑第門冀以感莽事覺下獄死莽女爲孝平后帝崩年始十餘歲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悼哀傷欲嫁

之令成新公孫建世子修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
鞭笞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朱溫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其母王氏猶傭食
蕭縣劉家及歸溫舉觴壽母曰父平生讀書不登
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
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溫篡
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
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
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行見汝族赤矣尚何博爲以大逆之門賢
愚不類如此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未可謂盡
非也

韓信不當勅敵

漢高用蕭何言拜韓信大將兵事一當屬信漢王
之東信爲首謀東方之事固信事也乃漢之襲雍
戰章邯降欣翳擊韓降鄭昌皆曹參周勃韓王信

輩轉鬪而前不聞信効一力出一謀也及漢發喪
義帝傳檄東伐事莫大於此者此時信皆安在耶
漢王旣取彭城盡收美人貨賂羽乘怒而至此時
非信莫可當羽而睢水之戰漢大敗王僅以身免
則建大將何爲哉漢王窮感投吕后兄轉徙滎陽
蕭何發關中老弱詣軍信此時始收兵與漢王會
兵乃復振當漢王圍三匝時使無大風晝晦已死
圍中矣豈不辱登壇一拜乎魏趙燕齊自守虜耳

不必急惟羽爲勅敵漢已定三秦何不使信建大
將旗鼓而東舉囊沙拔幟之奇移而用之于羽兩
雄相當蓋必有可觀也漢有大將而不以當勅敵
信受大將任而不自請當勅敵誠事機之一憾也

傳賢傳子

萬章曰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若謂
上世皆傳賢至禹而始躬爲傳子也予按古史三
皇首伏犧伏犧氏旣衰共工氏伯九州其後炎帝

神農氏興而伏羲之子孫不可復紀則伏羲未嘗傳賢也神農之子柱能殖百穀子孫傳世爲黃帝所滅黃帝亦神農之後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爲暴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代神農氏是炎帝神農未嘗傳賢也堯之父爲帝嚳高辛氏嚳崩子摯立亦傳子也摯不善崩弟堯立此亦兄終弟及耳非傳賢也由是言之傳賢實自堯始傳子則自三皇五帝未之有改也乃以爲禹德始衰何也

封建

置封建者古聖王也廢封建者秦政李斯也柳子厚緇封建而信郡縣蘓子瞻宗之子由古史又推廣子瞻之說予嘗著論二篇辨之意尚有未盡者今夫緇封建者謂利大而起爭指春秋戰國五霸七雄及漢之戊邊晉之倫頴爲證不知惟其爲五

霸七雄戊漚倫穎斯爲害耳吾所謂利者利於封建多後世之害者害於封建少今按海內疆域爲邑者不過千餘并州衛寨所約二千止矣而禹時執玉帛者萬國大者不過二三十里至周猶有千八百國視今僅一小縣耳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歲布政於邦國都鄙而且振旅菱舍治兵大閱所以鬯皇靈而威列服者其制甚備諸侯之不率者變置夷滅若後世之處一吏耳何亂之敢爲漢幸滅秦不深惟古法所封惟功臣子弟大者兼數圻蓄兵甲招致奸人豪勇朝廷不復禁制安得而不亂然朝廷原無禁制之術惟當少與之地使其力自不能驕篤天子居重以御之豈不與三代同治哉今也不然厚其力而藉以能爲之勢而又多蓄疑以防之安得有善後之理乎所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由是海內鼎沸乃以咎封建之不善是不知推其本也

古語有所本

古語奇翹者亦有所本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
巢南枝本於伍負河上歌胡馬望北風而走越鷺
向南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曹植
書過屠門而大嚼本於古諺人聞長安樂則出門
而西向咲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見桓子新
論杜詩自注俚語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本於古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捏唐代宗

論郭子儀不癡不聾不成家翁本慎子不聰不明
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翁李斯阿二世城高
五丈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犴牧其上
本古諺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
羊游其巔見劉子

李靖

唐高祖破長安獲李靖欲殺之資治通鑑惟云靖
素與淵有隙不言所隙何事唐書李靖傳言靖爲

馬邑丞時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異志自鎖上急
變將詣江都若曰此其所以隙耳乃通鑑注考異
謂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之知既知猶不從當擊
突厥時何遽察其異志而上急變乎此論是矣然
亦不知所隙史言靖歸誠後建功授開府高祖猶
陰勅陝督許紹斬靖賴紹密諫而免及破賊奏功
高祖悅謂公卿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手
勅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夫上變未達有
何深隙久猶介介其非爲此明矣偶閱劉肅唐世
說載高祖起兵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守長安乃收
皇族害之皇族謂高祖宗親帝破長安卽欲斬靖
其隙在此無疑而新舊唐書皆不載肅唐人紀本
朝事必有所據惜正史之不備也

沽酒

詩伐木章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氏注謂一宿酒
曰酤其意以爲酒熟則醜而飲無酒卽一宿未熟

者亦可縮以飲也都穆聽兩紀談據此以證孔子不食沽酒市脯以沽爲非買亦是一宿酒且日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時方有權酒予觀周禮司聽掌憲市之禁令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殺之以屬遊飲食蓋若今之群飲無度者則爲飲酒於市明矣安得謂三代無沽酒事耶

子卯不樂

檀弓杜蕢日子卯不樂注桀紂以乙卯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云夫桀紂毒痛四海湯武爲民取殘獨夫授首之日卽聖王繼統之期此當慶而不當疾也而周人猶爲之制忌蓋繼代之際聖心惻焉垂之數百年而無改武周忠厚之至也禮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意畧與此同

丁謂拂鬚

丁寇之釁啟於拂鬚是固萊公之過也小人能恭

敬君子無論其誠僞當容受而化誨之使之潛移
默感而不害於正斯已耳在否之二曰包承小人
吉妒之二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四曰包無魚起
凶蓋小人能承順君子固聖人之所許也而君子
不能包小人實君子之過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
擁篲御車割牲體而操几杖者何獨致嫌於拂鬚
哉縱萊公覺其媚心鄙而踈之可耳乃折之以不
堪之言使日後朋黨之罪并中於李迪此所謂包

無魚而及賓矣春秋責備賢者吾是以置丁而過
寇

唐追尊咎繇

舜五臣禹既躬有天下稷之後周契之後商益之
後秦皆有天下獨咎繇無聞後人謂咎繇爲刑官
違上帝好生意故獨異於四臣偶閱唐史玄宗天
寶二年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以咎繇常爲理官
李姓之所自出故唐祖之此事世鮮知者特爲拈

出

朱子釋詩

卷耳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故毛傳鄭箋皆以僕馬之勞指行役之臣言而后妃贊夫子酌酒以勞之也自朱子以爲后妃思念其君子而前說遂廢然朱子初說見於東萊讀詩記者于末章亦

曰極道勤勞嗟歎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詞也則亦與毛鄭恤下之說同矣按朱子序東萊讀詩記曰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悞有取焉其後歷時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方將相與反復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已下世矣此序作於淳熙壬寅而集傳先成於淳熙丁酉朱子蓋欲更定呂記而不及也是以其說之不同者甚多如裳裳者華卒章朱子以左宜

右有之君子指諸侯之先世而子孫肖似之今集傳皆不然也

論文

近有人論文曰名公之文多罵而少諛夫少諛是矣謂多罵非也蓋名公之地步高其下視一切鮮與儕者如其人而直之非諛則責遂見以爲似罵爾若退之送文暢廖道士東坡記凌虛臺寶繪堂之類是也後學之士所處未至卓絕故自叙不得

不約而於人不敢以教責相加文品之卑遂亦坐是然古人文亦有以罵爲高者歐公花品序以洛陽爲天地中草木得中氣之和故獨異他方此說未嘗不佳而猶以爲平而無竒故罵之以元氣之病而偏故有甚美甚惡而爲草木之妖怪此以罵爲高者也若今人作此題惟有極贊牡丹之美而已雖然有意以罵爲高吾不謂高也必也其地步果尊推之爲文如其人其事以直之而教責自見

斯爲真高耳

名利

好名與好利雖曰其弊相等然兩者實爲背馳好名者有所不爲好利者無所不爲好名者欲求人知好利者惟恐人知好名者常爲益人事好利者常爲損人事好名者事在天下好利者事止一己由此言之何可比好名者於好利哉今世苟有好名者是救時藥石也

唐宗受佞

嘗聞一縉紳謂門客曰世人多好人奉我所不鮮客曰獨公不好奉耳縉紳欣然以爲知己而不知已爲此客所奉矣甚矣佞人之難遠也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嘆美無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意常疑汝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曾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將順

陞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帝意乃解夫人君患是非不明耳今旣知其佞矣乃復聞佞而解人亦何畏而不佞哉

賀知章傳

新唐書改易劉昫所撰其所更置謂必確當然亦有未愜者如賀知章傳舊書置於文苑以知章之才爲當時所愛慕也新書改置於隱逸傳甲夫知章因病恍惚乞爲道士賜鑑湖年已八十五六矣前此在官惟縱誕耳未嘗隱也耄耄去官乃謂之隱則老婦失天不嫁亦謂之節可乎不知其改文苑而入隱逸何所取也

木蘭

木蘭花爲詞人常用之語一日問人爲何花竟無知者楚辭朝搴阰之木蘭注木蘭去皮不死亦不知爲今之何樹古詩輒言蘭舟蘭楫蘭漿皆木蘭也蘓州刺史張博於木蘭堂宴客陸龜蒙賦詩幾

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江州有木蘭洲
傳聞魯班曾用木蘭造船於此則木蘭之可爲舟
楫久矣其用當廣何今竟未見耶徐文長路史木
蘭花表紫而裡白生於深山者尤大可以爲船按
花之表紫裡白亦罕見惟辛夷耳辛夷一名木筆
豈木筆卽木蘭耶然辛夷未見有大可任舟楫者
或深山有之我未之見耶王元美宛委餘編云古
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亦引陸

龜蒙詩謂蕪州木蘭堂其花樹最雄至宋末始萎
故知木蘭卽玉蘭然元美生明嘉靖間去宋未遠
矣何以見其卽玉蘭也元美又引楊備詩云木蘭
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此
言花色與徐說同則謂木蘭是辛夷者近之然予
攷晉成公綏木蘭賦曰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
觀之遂爲賦曰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

于元冥授節猛寒嚴烈峩峩堅冰霏霏白雪木應
霜而枯零草隨風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旖旎
之弱條諒抗節而矯時獨滋茂而不凋則木蘭冬
榮賦語明甚辛夷玉蘭望秋而零者也其非木蘭
審矣曲名有臧字木蘭花何古之言木蘭甚多而
今竟不識爲何種誠可異也

王楙先生齋前有一樹花葉皆類玉蘭而
稍狹長花淡碧色甚香云是木蘭得諸上海
人家

張由古

張由古於衆中歎班固文章甚佳惜不入文選衆

對以三都燕然等篇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此語今人都編入笑林予謂咲由古者要當自審
古有相馬而誤稱驪黃牝牡者由古特失檢其名
耳然能識班文之佳且又讀文選竟以視今之淺
學實爲優矣後生輩雖能辨古人名未必知其文
且亦未必全讀文選也

扇

陸文量菽園襍記謂今之摺疊扇一名撒扇始於

明永樂中成祖見朝鮮所貢松扇而矧製前此皆團扇無摺疊者陳眉公太平清話亦云然予考喪大記黼斐畫斐注形似扇文公家禮繪圖亦下狹上寬頗類今撒扇形若古扇皆團則注斐者何團物不可擬乃曰似扇乎或曰黼斐畫斐言似扇者以其有柄執以障人若掌扇然非取其下狹上寬予又考檀弓云周人牆置斐此斐入壙非可柄也蓋棺製底短蓋長牆之上下必齊底蓋斐以障牆則度亦同之觀此古扇不盡團信矣但摺疊與否無可考耳

雲谷臥餘卷六

終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